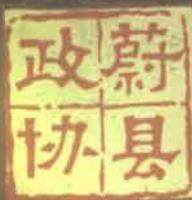


03147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月

**责任编辑** 杨建军

**编    辑** 杨建军 李兆才

**审    阅** 黄绍雄 阮秉高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河北省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字数 138千

1996年10月第一版

印数：1—1200册

**张家口市文化局张出准字〔内〕第96055号**

**工本费：3.66元**

#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 目 录

记离尘和尚.....	武新山	(1)
修真禅师轶事.....	马映	(6)
蔚县禅宗述略.....	李兆才	(12)
* * * *		
蔚县电影事业发展史略（上编）.....	王玉祥	(16)
* * * *		
蔚县第一次解放时期的教育.....	周洲	(27)
建国初期蔚县教育纪事.....	周清溪	(29)
中学的创建.....		(29)
北京函校与蔚县小教函授学习.....		(31)
教师假期讲习会.....		(34)
文化补习热.....		(36)
山区的巡回教学.....		(38)
小学整改情况.....		(40)
推行速成识字法与扫盲工作.....		(42)
干部业余学校.....		(44)
职工业余教育.....		(46)
南山抗日高小纪实.....	周清溪	(50)
一次震慑张垣的考试成果.....	马映	(52)
教师“束脩”录.....	青西	(55)
蔚县私塾简述.....	周涓流	(59)
* * * *		
郭元先生生平纪略.....	周清溪	(62)

阁树年先生传略	马 映	( 66 )
魏诚先生事略	周沉浮	( 73 )
蔚县劳动模范沈善功	周沉浮	( 76 )
蔚县书艺撷英	周 洲	( 79 )
笔墨文人赵秉智		( 79 )
书法名手李振纲		( 80 )
镌刻名匠韩六官		( 82 )
祖传名医赵文奎	青 西	( 84 )
臧赞鼎先生纪略	李兆才	( 87 )
张贞先生轶事	李兆才	( 90 )
蔚县西乡著名杂技艺人刘金海	任永才	( 95 )
蔚州文人苏大迷	周清溪	( 98 )
武林巾帼李凤贤	周沉浮	(101)

\* \* \* \*

蔚州老字号撷拾	周清溪	(104)
刘把式老药店		(104)
三义旅馆		(108)
福恒店货栈		(109)
文元堂笔铺		(112)
文锦章绸缎庄		(115)
蔚县宋家箩铺	宋尚学	(117)
杜氏石印局	青 西	(123)
张彩铺陈醋	李 顺	(126)
蔚县漂染业史话	周涓流	(128)

\* \* \* \*

蔚县商肆旧事	周清溪	(131)
市场倒帐制		(131)
商业合资制		(133)
厘股分红制		(133)
原始“信用卡”		(134)

浓缩性积累	(136)
验帐与批帐	(136)
养老与抚恤	(137)
守规与涵养	(137)
<b>昔日蔚州白麻运销之路</b>	<b>周洲 (139)</b>

\* \* \* \*

蔚县东乡武林郭氏四杰	李兆才 (142)
会子里武术梗概	王崇文 唐宝生 (146)
名扬蔚州的南杨庄“活龙”	夏志强 (150)

\* \* \* \*

蔚州山川概述	苟登瀛 (153)
蔚县名称考	马映 (160)
蔚县名称来历追考	赵清深 (162)

## 补白资料及短文页次

正通禅师履历 (5) 汉语中的佛家语 (11) 我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 (26) 吉鸿昌盛赞王昭君 (49) 世界货币名称 (54) 清政府割让香港内情 (58) 第一张人民币 (61) 年龄称谓趣谈 (65) 佛教怎样在我国流传 (72) 北京城门各有用途 (78) 神州“金殿”知多少 (86) 我国古代文化中的“四” (89) 神州胜揽—中南海 (94) 武则天墓碑为何无字 (97) 老店铺的字号 (100) 中国建筑的世界之最 (130) 我国历代的储蓄和银行 (141) 邮票是怎样产生的 (149) 中国纸币之最 (152) 我国国旗上的五星 (159) 开国大典上的礼炮 (161)

# 记离尘和尚

武新山

离尘和尚（1909—1996），政协蔚县委员会六至十届委员。蔚县佛教界的高僧。一生笃信佛教，研究佛学，拥护党的宗教政策，劝善规过，广利众生。

离尘和尚于清末宣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元1909年12月4日）出生在蔚县城西街邹家牌楼巷一农家。父母均信佛教。父亲李成贵靠租种几亩薄田及在农闲时从事柳编手艺活，维持全家4口人的生计。母亲勤俭持家，常帮人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多行善事。哥哥李勤从小即搂柴拾粪帮父种田。离尘自幼受父母影响也信仰佛教，立志成为佛门弟子，父母也愿他皈依佛门。

离尘7岁（1915年）时，父母即送他到上华严寺拜碧相和尚为师。当时其师父福志和尚是寺院住持，还有师叔无相共祖孙4人。离尘年龄虽小但聪明好学，慧心独具，很讨师傅们欢心和痛爱。在教经文同时也教他识字，还每天要他写仿一张，提高读写能力。寺院管吃、管喝、管穿、管戴，四季衣服寺给棉布，由其母给他缝制。入寺不足2年他就学会了《大悲咒》、《十小咒》、《心经》等，能随师傅们早晚上殿拜佛念经。老和尚们经过长期考察认为小离尘天资聪颖，佛缘深厚，于9岁这年为之落发正式拜师。并给他取法名湛净，法号离尘。此后他学习更加勤奋，学了《金刚经》、《药师经》、《观音经》和《地藏经》等，对经、藏、律、佛家经典也有涉猎，对一切佛教礼法也已谙练，对佛信仰弥坚。

1922年冬，离尘14岁伙同二师弟湛慧（法号阔亮）及能悟、

能妙、续结、续缘、隆升等蔚地30多名青年僧人，步行去北京西四牌楼广济寺（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参加三坛大戒法会。得戒和尚悟然老方丈，因退居，委托新方丈现明为代传和尚。这期传戒法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戒兄弟270多人，而离尘是年龄最小的。按规定每3人为一坛，离尘被排在71坛。从农历十月十五日入堂至腊月初八经历53天，由方丈、羯摩、教授三大师和七尊证亲自说戒。弘传戒法、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第1坛传沙弥戒，即戒杀、戒盗、戒淫、戒枉、戒酒，历时18天；第2坛授比丘戒，即故往观听、高广大床、香油涂身、过午不食和银钱戒，也历时18天；第3坛传菩萨戒，内容有250多条，要求必须全部记住付诸行动。最后一天是燃香盘，广济寺为12香盘。并由引领师引导受戒僧众各领得4本文书：《毘尼》内容有53个咒语，《四分律》即份内、外戒律，《梵网经》内容为48条清规，《沙弥律》即对受戒僧的基本要求。还有戒牒、同戒录、钵和三衣（袈裟）（即五衣：由五条布缝制，每条由三块布组成，其中二长一短，为黄色，叫作务衣，在劳动时穿。七衣：即七条各三块，二长一短为黄色，叫礼纤衣。大衣：即九条各三块，四长一短为红色，叫利生衣，讲经说法和大的佛事活动时穿）。这次很幸运，还领得一位大居士舍施给戒兄弟每人一领灰色僧袍。这些受戒文书、牒、录、钵等，离尘和尚至今还珍藏着。由京返蔚后他仍回到上华严寺和师父、师傅、师叔、师弟参禅悟道，拜佛诵经以及各种劳作。更加自觉地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

1924年，师父福志和尚圆寂。师傅碧相和尚升为住持。离尘时年16岁即学会了包括瑜伽焰口在内的全部佛事，并能打正坐当大事的和尚。上华严寺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庙会，由十七至十九日作吉祥道场，腊月初八是释迦佛圣诞，这是寺内两次大的佛事活动。这时三师弟湛文（法号秉魁）也已入寺，寺院一切佛事活动几乎全由离尘操持，成为师傅的主要助手。1938年，碧相和尚作为法师为法子离尘接法授法券，法子离尘遂接法送座成为和尚。

1939年，师傅碧相和尚圆寂。31岁的离尘和尚升任寺院住持，不仅主持本寺佛事活动和各项事宜，而且还不时接受邀请参加外寺佛事活动。如曾于40年代在东陈家涧安乐寺传过五戒，担任过引领师。离尘作为一名对佛经佛学有造诣的和尚在蔚县佛教界享有盛誉。

离尘和尚，不仅仅是一位蔚县当代佛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位爱国僧人。抗日战争时期，上华严寺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我党地方干部的堡垒户。抗日政府的丁石科长、郭明等同志就是上华严寺的常客，吃住十分方便。至于送密信带路传递消息，更是离尘等僧的经常工作。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1948年蔚县全境解放。因此，建国后离尘和尚多次被邀到西合营参加中共蔚县县委召开的有关会议，还于1959年、1960年连续两次同修真和尚（原南关大寺方丈）、暖瑞和尚（原铁林寺方丈）参加中共张家口地委召开的座谈会。从1981年开始担任政协蔚县委员会委员。不顾耄耋之年，辛劳之苦，坚持参加每年的政协全会，写提案提建议，积极参政议政，平时在村内还利用同群众接触的一切机会，宣传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和政协全会精神。

离尘和尚对党的宗教政策是真心拥护的。即使在受到挫折和处于危难时刻依然不改初衷。50年代，下宫村修建中心学校寺内树木被砍伐。1958年上下宫村、南马庄在寺院办大养鸡场，他为集体养鸡5000多只达2年之久。后又为集体养牛一群，放牧、垫圈、积肥，毫无怨言。“文革”期间华严寺被彻底拆毁变为废墟，离尘和尚被安置在南马庄村为生产队喂养牲口，并饲养下驹母畜。由于他精心养护，每年为集体增加幼畜收益3000多元，后又为队内保管发放饲料，深得群众信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有人曾提醒离尘和尚对寺院被毁一事向政府投诉。对此，他是有过激烈思想斗争的。他清楚记得师父福志和尚生前曾多次向他讲过师父蕊香和尚、师父修息和尚惨淡经营寺院的动人事迹，也目睹了师父、师傅苦心经营寺院的艰辛以及自己住持寺院的苦

衷和波折。作为上华严寺最后一位住持，有几百年历史的寺院毁于一旦；作为一名虔诚的佛门弟子顶礼膜拜的佛像，粉身碎骨惨遭践踏；作为50多年朝夕相伴的殿宇僧寮一草一木被拆被伐，能不痛心悲愤悔恨惭愧吗！但是经过30多年与党风雨同舟，对党的宗教政策有着深刻了解的离尘和尚，深知“文革”中惨遭破坏的不仅仅有宗教活动场所，而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边缘。与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损失相比，上华严寺的被毁，还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没有寺院，只要笃信佛教，照样可以拜佛诵经参禅悟道。所以，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而是在他所住的大院北屋中建起了他终身信仰的佛堂，供奉了释迦药师和弥陀佛，坚持每日早晚拜佛诵经参禅悟道活动。为了深入研究佛学，他除自费订阅了中国佛教学会主办的《法音》月刊外，还在72岁高龄时偕慧空和尚去山西五台山各寺院朝圣。在茅蓬碧山寺受到方丈净如和尚的热情接待，受到碧山寺管后勤事务的当家和尚因修（原籍蔚县白乐人）的照应。在40多天中经常与各位高僧切磋佛学经典，获益甚丰。

离尘和尚早年曾收过两位徒弟，大弟子皆照英年夭逝；二弟子吴天庆是建国前夕收养的一名孤儿，他是果庄子乡吴家庄人。鉴于党的宗教政策，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有选择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所以一直未予剃度。只是教他读书识字，能写会算，从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学习生产技能。吴天庆经他亲手抚养成人，师徒情谊十分深厚。寺院被毁后，自1968年离尘即让吴天庆在南马庄落户自立。后结婚生子以务农兼作木工手艺维持家庭生活。近年来，这位徒弟一直为师傅代种着2亩多口粮田和照顾日常生活起居。好在出家人习惯于清苦生活，以淡泊为福，所以也还过得清静自在。离尘和尚虽已80多岁高龄，仍然身体健壮，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醒，坚持拜佛礼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温饱生活，家家吉祥如意，人人幸福美满，常使离尘和尚想到佛国仙境的极乐世界。使2500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的佛家理想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现实。对一位笃信佛教的佛门弟子来说，这是多大的安慰啊！

此后，离尘和尚老当益壮，更加爱国爱教，为党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两个文明建设，奔波在蔚县城乡间。劝导广大善男信女，发展生产，遵纪守法，广结善缘，弘扬佛祖教义。不幸积劳成疾于1996年1月19日圆寂。佛门弟子和广大善男信女，根据佛门规制为他举办了盛大送葬仪式。蔚县高僧——离尘和尚，怀着对佛教的深深敬仰，为极乐世界的理想和人民现实幸福生活的相统一，而走完了他欣慰的一生。

**说明：**此资料根据1989年3月、1990年12月、1991年3月三次访问离尘和尚所得整理而成。1992年3月已两次就初稿同离尘和尚进行了核实。1996年8月修改定稿。

---

## 正通禅师履历

正通禅师，保定府曲阳人。清乾隆五十八年（1734年）八月十一日午时生，同治三年（1863年）三月二十七日午时圆寂。9岁于黄山寺出家，10岁其师送于书院，习读儒家经书，日日早晚回寺诵经，19岁其师传示，行持佛法，诵经念佛，细心钻研佛典，由于感到佛家深旨奥意，难明难晓，心感惭愧，20岁时，从黄山寺出游、访禅，在23岁时（嘉庆二十年）游到蔚县，对蔚县佛教事务热忱关注，30岁时（道光五年），又于西域云居寺，具足禁戒，后来回到蔚萝，又普设一莲宗法门，他属临济正又兼弘扬净土宗佛法。致这一宗派从乾隆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他圆寂于四正山弥陀古刹。享年72岁，葬于弥陀寺塔院，舍利塔高高耸立，塔前立有功德碑。此碑文为五岔村许同禾保存，现在山西五台山北台广济茅蓬珍存。另外，北京宗教界人士将付印正通禅师的《净土摘要宝鉴》遗著。他还在蔚县主持过十八堂、安乐寺、老山寺的法事。并住锡过其地。

（文史科据释离尘生前提供资料整理）

# 修真禅师轶事

马 映

修真（1896—1980年）乳名慈愿，俗名曲修，西宁（阳原）浮图讲乡平顶村人。童年家贫体弱，因还愿出了家。少壮时被推选为县城南关释迦寺方丈。近80年的佛门休戚中，从神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他时时表现出一腔诵经爱民、祈佛爱国的灼热之情。他的生平轶事，处处闪现着“功德园林不可轻，脚跟步步要分明”、“直须看破娘生面，方是尘中特达人”的光环。

## 一、童年出家

清末宣化府顺圣川东西城连年洪水泛滥，良田淹没，土地荒芜，杂派日苛，黎民在呼号中苦度着日月。光绪丙申年（公元1896年）夏末的一个傍晚，寺院棋布的浮图讲乡平顶村一户曲姓农家竟然愁苦中喜添次子。可是，瘦骨嶙峋的小儿坠落在草垫上，只见他鼻梁隆起，两翼干瘪紫黑，双眉茸茸而两目紧闭，不哭不啼，生命垂危。拍屁股，熏鼻孔，上供祈神，在一片紧急抢救中，新生儿终于喘上气来。

天色渐暗，小儿的爹给供桌上的灯盏再添些麻油，往大里拨了拨灯头，一字一顿地说：“孩儿他娘，俺思谋，这孩子要活下来，要成人，要有作为，俺看只有托付给佛门了。”

产妇眼含热泪，停了好半晌，点了点头，接着意味深长地说：“和（长子名和）他爹，俺看就给孩子取名慈愿吧。”

“好，太好了！”丈夫如同增添了新的活力似的骤然兴奋起

来。于是，恭恭敬敬地跪在佛龛下，默默地祈祷起来。

小慈愿没有辜负双亲的心愿，艰难中撞过一道道难关，转瞬满6岁。这年（光绪28年，公元1902年）开春，在父母的怀抱中，慈愿来到蔚州城安定门（东门）瓮城三皇庙。森严辉煌的殿堂里，经过一番虔诚地跪拜后，曲氏夫妇把慈愿的全部身心托付给三皇庙住持年迈的四师傅。四师傅背出抱入，胜似隔辈之父。此后，西宁平顶村，蔚州三皇庙，慈愿常来常往。两年后，他习惯、热恋起寺院生活，于是正式出了家。

## 二、佛门深造

这时的蔚州城私塾星罗棋布。李某师、刘济师、梁崇师、武宝师和赵言师等秀才先生在州城西街南庙、州后头、陈公祠和岳王庙等处相继办起私学。就近，四师傅把慈愿送入岳王庙学习，取名曲修。5年中，曲修先诵读了《百家姓》一类启蒙教材，随后逐一读讲了《四书》。他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强，倍受老师器重。不久，在初读《法华经》的同时，师傅和先生共同辅导他学习了医书和易经术数。

转瞬过了5个春秋。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13岁的曲修，身材修长，躯体端庄，双目敏锐，两耳阔润，似乎无处不蕴含着佛门灵气；选时沐浴后，在州城南关释迦寺历时500余载的雄伟殿堂里，接受了耄耋方丈慈云大师格外肃穆隆重的具足戒，取得了僧人的庄重戒牒，法号修真。

4年后，民国2年（公元1913年），17岁的少僧修真在苦修参禅中把《三藏经》经、法、律背诵如流。坐禅诵经，对坛说法，绕坛唱律，佛事道场艺缘，他样样精湛。善人立龛诵经拜佛，居士求医问病，庶民占卜排难，他均能使来者欣然而归，分文不取。他的宿根和福报远远超越他的年龄。于是应聘，手执禅杖，身披袈裟，在四师傅的目送中，徒步到北杨庄龙神庙住庙，开始了独身坐庙的生涯。

### 三、年少坐庙

这年初春，修真来到北杨庄龙神庙，恰逢久旱春雨，可谓天助他初出之胜。但是，到底是个少僧，“有多深的宿根”？村民们的心头布满了疑云和不安。

住庙不久，小修师傅首先以每日入夜后分秒不差的恢弘的“嗡……嗡……嗡……”的定夜钟声，使村民们在各自的床上惊叹不已。

定夜之后，小修师傅再打坐一个时辰后，换上便装，庭院中舞起棍棒，直至浑身发热汗水初渗。

次日绝早诵经，寒来暑往，四时如一，他总是早已在殿堂里击罄声声……。

日间，求神的、问经的、看病者、占卜人，他赤诚接待，施善于人，经常使困惑的来者感动得涕泪淋淋。

转瞬，有关少僧修真的赞叹不断传来。

“小修师傅是如来的正宗弟子，经卷在娘肚里就背熟了！”

“佛家的吹、拉、弹、打，他样样娴熟，真是位灵童！”

“摸脉准，占卜灵，他是玉皇的童子啊！”

“小修师傅上房晒菜，从来不登梯子，他有哪吒的本领！”

就这样，修真在村民们诚挚的赞颂和敬慕中一晃度过了北杨庄、三皇庙（四师傅圆寂后）、阳原南辛庄相继18年的坐庙生涯。

### 四、在拥戴中

这年，修真正在南辛庄坐庙。一日做梦，他的头被砍掉。人们知道后，争相圆梦。修真随口解释说：“出家人，不同程，要得轻，甩负重；这条路，最好行，坦坦荡荡如天平……。”

僧途上，佛事之外，修真绝无他想。但是，一个众僧期盼的

机遇向他徐徐走来。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县城南关大寺方丈慈云大师圆寂。他的徒弟德果，论佛事讲仪表宿根不浅，理当承继方丈大业。但是，释迦寺推选方丈有条传统规定：内推外选交替而行。这届方丈该外选。外选，一个人称“二大肚”的僧人是禅门和尚，论才华他是第一候选人；这时，远在南辛庄坐庙、时值35岁的修真系应承和尚（时常外出诵经挣钱），是第二候选人。争论、评议、权衡、定准，最终二大肚因为“有时行为不规”落选，佛门、县府一致选定了修真。

于是，修真再度回到他的第二故乡蔚州城，登上了人人关注、敬穆的大寺方丈法坛。慈云的徒弟德果到释迦寺西侧关帝庙做了住持。

这时，释迦寺有僧人六位，寺藏《三藏经》数百卷，养寺土地240.5亩，常年收租米30大石。可是，因天灾和经营上的问题，初进大寺时，年年入不敷出，欠债累累；修真随后集思广益，深述佛理、广征布施，严申法戒、紧缩开支，不几年弥补了亏空；进而整饬寺规，修缮颓败，释迦寺再度香烟缭绕，钟鼓声声……。

## 五、在巨变中

1937年，日军侵占了蔚县城，释迦寺顿时萧条冷清。3年后，侵略者为了进一步麻痹百姓，硬给德高望重的44岁的方丈修真安上个“日华佛教会蔚县分会会长”的头衔。后来，忆起往事，他抑制着内心深处的愤慨说：“日本人牵着洋狗闯入寺院，明曰拜佛，实则示威；那年月，国家沦亡，民无宁日，俺们出家人同样是奴隶啊！”

1946年秋，蔚县第一次解放，革命的风暴荡涤着释迦寺。当初，修真有不少疑虑和担心。经过政府及时教育和他自身的切实学习，很快跟上了巨变形势。土改中，他真诚地拥护说：“寺院的土地是公众的，没有一亩是我的，不给我一亩（给他留下20.5

亩），我也没有一点意见！”1946年国民党占了蔚县，他不报怨土改，更不反攻倒算。1948年二次解放，又改去13亩，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赞同说：“我也是苦出身，出家几十年，时时刻刻在祈求普天下都能人寿年丰。”同时提起粪筐欣然劳动，开始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1年县决定于释迦寺筹办中学，他欣然搬到南关西后巷观音堂居住，毫无怨言。后来，粮食统购，主动出售余粮；农业合作化，积极入社，他步步紧跟了巨变形势。

住在观音堂，修真更加接近了一般群众。为人看病，给小儿睡划疙瘩，来者不拒，每治常愈，相继救助了数以千计的病人。他熟知术数，但绝不以卦骗人，经常通过断卦从身心上帮助为难者甩掉沉重的心头包袱。事后，不收分文。

1956年，修真禅师在群众的赞同中当选为县人民代表，相继出席了省地，乃至国家级佛学会议，参观了国家名胜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在忠心祈祷国家昌盛、人寿年丰的佛事中，经常主动向群众宣传会议精神和自身学习所见，观音堂自然形成群众学习时事的小场所。

“文革”年月，无意中他竟然躲过一次冲击波。为了那个“百分之五”，工作队初议，修真“入了圈”。这时，一个突然事件发生：工作队员小杨一天深夜肚子痛得死去活来，慌忙中请来修真。他经过一番望闻问切的诊断后，掏出怀揣针包，选出一枚修长的银针，顿时止住了小杨的病痛，再予小治，一刻钟后，小杨直起腰来，渐近康复。这之后，工作队把修真回归了“百分之九十五”。不久，群众闻讯，不无讽趣地悄悄议论说：“修师傅神了！一针扎飞一顶地主分子大帽子。”

现在忆起修真禅师的往事，口碑和书面资料还进一步证实，一次在首都的佛学会议上，大会出资给他镶上了满嘴牙。这个时期，在县内年中享受生活补贴近200元。此外还给他订阅着报纸和“时事手册”、“新观察”等刊物。街道和生产队也尽全力予以照顾。1979年，修真禅师初病，县里几次派人送救济款；后来他病重了，街道派健壮老人周和专门持护，主动慰问者络绎。

一天，一位小青年见修真师傅神色顿好，神智清醒，欣喜之中提出心中久藏疑问：

“师傅，听说你年轻时还会轻功？”

“不，不会。那时上房，梯子往往搭在房后，施主们没调查研究，不知道。我只是会耍禅杖，也仅仅是护身而已。”

“师傅，听说民国年间有位年迈善人怀揣巨款请您收存，为啥不要啊？”

“我终生祈祷国泰民安，彻悟心性，尘世的爱，人间的欲，佛门的戒啊！”

拉话间，禅师渐渐不语，似乎入睡。这时，周和老人端来一碗热汤，请师傅喝。小青年说：“师傅入睡了。”

可是，就这一入睡，修真禅师竟然静静而去。时值1980年春末，享年84岁。故乡阳原县浮图讲乡平顶村长兄曲和的孙子闻讯，速来蔚县奔丧。7天后，众人不邀而同地参加了他的葬礼。

**说明：**为本文提供资料的个人和单位：马全忠、宗占胜、马登高、萧焕义、段福昌、阎海全、张茂林、乔国柱。  
民政局、统战部、档案馆。

1996.8

## 汉语中的佛家语

因佛教在我国流传已久，和尚们在译经和说教中，白话式的佛家语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并成为日常用语。如佛家语“一丝不染”指无所牵挂，不为尘俗所牵累；“不可思议”指思维和言语都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单刀直入”指佛法学习时，认定目标勇猛前进；此外，还有许多佛家语如：不即不离、心心相印、现身说法、因果报应、盲人摸象、皆大欢喜、衣钵、一弹指、回光返照等。这些佛家语丰富和发展了古汉语，使古汉语更加言简意赅、妙不可言。

摘自《文史知识》（文史科辑）